



党政干部口袋读库
DANGZHENG GANBU
KOUDAIDUKU

读

DUSHUDEXUEWEN

读书的学问

库

D
U
K
U

杜成凡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读

党政干部口袋读库

读书的学问

杜成凡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圻听圻听的学问/杜成凡著. 西安市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2

(党政干部口袋读库)

ISBN 978-7-224-10088-4

党政干部口袋读库 读书的学问

作 者 杜成凡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48 开 1.75 印张

字 数 41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0088 - 4

定 价 10.00 元



第一篇 大师谈读书 /001

- 一、蔡元培谈读书 /001
- 二、吴晗谈读书 /004
- 三、梁实秋谈读书 /006
- 四、培根谈读书 /009
- 五、叔本华谈读书 /011

第二篇 读书的意义 /015

- 一、读书的意义 /015
- 二、为什么读书 /020
- 三、读书明德 /021
- 四、读书和做人 /023
- 五、读书的三重境界 /025
- 六、读书“三养” /027

第三篇 读书的方法 /029

- 一、鲁迅的读书方法 /029
- 二、名人读书法 /032
- 三、读书要领 /036

四、读书六勤 /039

五、读书五善 /042

第四篇 读书的经验 /046

一、曾国藩的为学观 /046

二、今天，我们要读什么书 /048

三、什么书是好书 /050

四、读永恒的书 /052

五、读书四境 /053

六、领导干部的为学之道 /055

第五篇 读书的感悟 /059

一、读书须求真境界 /059

二、让家庭多点儿“书卷气” /067

三、读好自己这本“书” /068

四、读书是一种幸福 /071

五、以读书为乐 /072

六、少些应酬，多读些书 /075

第一篇

大师谈读书

一、蔡元培谈读书

蔡元培（1868—1940），教育家。字鹤卿，号孑民。浙江绍兴人。早年为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后又赴德留学。曾任中国教育会会长，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，北京大学校长等职。著有《蔡元培选集》等。

我自十余岁起，就开始读书，读到现在，将满



60年了，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，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，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，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。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，可以为前车之鉴。

我的不得法，第一是不能专心。我初读书的时候，读的都是旧书，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。我的嗜好，在考据方面，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，对于典章名物，是不大耐烦的；在词章上，是偏于散文的，对于骈文及诗词，是不大热心的。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，种种都读，并且算学书也读，医学书也读，都没有读通。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《说文声系义证》，又想编一本《公羊春秋大义》，都没有成书，所为文辞，不但骈文诗词，没有一首可存的，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。到了40岁以后我始学德文，后来又学法文，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，而就是生吞活剥地看书，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，做一回短期的演说。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，哲学史、文学史、文明史、心理学、美学、美术史、民族学统统去听，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，也就乱读起来了。后来虽勉自收缩，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，辅为民族学，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，所以想译一本美学，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，也都没有成书。

我的不得法，第二是不能动笔。我的读书，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，就是书里面的短处，我不大去搜寻它，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。这本来不算坏，但是我的坏处，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，但往往为速读起见，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，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，若是有时候想起来，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，尚易检寻外，其他的书，几乎不容易寻到了。我国现虽有人编“索引”、“引得”等等，专门的辞典，也逐渐增加，寻检自然较易，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，普通的检目，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。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，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，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，见到有用的材料，就折角或以铅笔做记号。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。我记得有一部笔记，说王渔洋读书时，遇到新雋的典故或词句，就用纸条抄出，贴在书斋壁上，时时览读，熟了就揭去，换上新得的，所以他记得很多。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，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呢？我因从来懒得动笔，所以没有成就。

我的读书的短处，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，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，第一能专心，第二能动笔，这一定有许多成效。



二、吴晗谈读书

吴晗（1909—1969），史学家。清华大学毕业以后，曾在云南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任教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，对明史的研究尤有成就。著有《朱元璋传》、《史事与人物》等。

经常有些青年人，也有些中年人，其中有学生、教师，也有编辑工作者等等，他们提出问题，怎样才能读好书，作好学术研究工作？特别是当前各个高等学校学生都在奋发读书的气氛中，这个问题也就显得很突出。

要具体地谈各个学科、各个年级的学生该读什么书，或者研究什么题目，该读什么书，这是各个教研组和研究导师所应该答复的。这里只能谈一点基本的经验。

首先是方法问题。有老话说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，一种是寻章摘句式的，读得很细心，钻研每一段，以至每一句，甚至为了一个字，有的经师写了多少万字的研究论文。其缺点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，捡了芝麻、绿豆却丢了西瓜，对所读书的主要观点、思

想却忽略了。另一种是观其大意，不求甚解式的，这种人读书抓住了书里的主要东西，吸收了并丰富、提高了自己，但是不去作寻章摘句的工作。明朝人曾经对这两种方法做了很好的譬喻，说前一种人拥有一层子散钱，却缺少一根绳子把钱拴起来。后一种呢，恰好相反，只有一根绳子，缺少拴的钱。用现代的话说，这根绳子就是一条红线。这两种方法都有所偏，正确的方法是把两种统一起来，对个别的关键性的章节、词句要深入钻研，同时也必须领会书的大意，也就是主要的观点、立场，既要有数量极多的钱，也要有一条色彩鲜明的绳子。在学习理论的时候，还必须联系实际，才能学得深，学得透。

其次是先后问题，先读什么，后读什么。是先读基础的书呢，还是先读专业的书呢？例如学习中国历史，是先学好中国通史，还是先学断代史或专门史呢？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冤枉路，把先后次序颠倒了，不善于读书。其实道理极简单，要修一所房子，不打好基础，这房子怎么盖呢？你能把高楼大厦建筑在沙滩上吗？以此，要读好书，必须先打好基础，读好了基础书，才能在这基础上作个别问题的钻研，基础要求广，钻研则要求深，广和深也是统一的，只有广了才能深，也只有深了才要求更广。

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。”这话是有道理的。有



的书必须多读，特别是学习古典文学，那些范文最好是能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。除了多读之外，还得多抄，把重点、关键性的词句抄下来，时时翻阅，这样便可以记得牢靠，成为自己的东西了。多读多抄，这个二多是必须保证的。

第三是工具问题，认识了字并不等于完全了解这个那个名词的具体意义，有些专门术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理解的。解决的方法是善于利用工具书，也以学习历史为例，不懂得使用《辞源》、历史人名辞典、历史地名辞典、历史地图、历史年表和历史目录学，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上，也还是寸步难行的。

要多读书，用功读书，但是还得善于读书。

三、梁实秋谈读书

梁实秋（1903—1987），本名梁治华，字实秋。原籍浙江杭县，生于北京。他左手写散文，右手写评论，著作等身，成就非凡。主要作品有《雅舍小品》、《清华八年》、《秋室杂忆》、《槐园梦忆》、《梁实秋散文》（四集）。

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。古者，“著于竹帛谓之书”，竹就是竹简，帛就是缣素。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。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，便可以不朽。孔子晚年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用韧皮贯联竹简，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，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！后来有了纸，有了毛笔，书的制作比较方便，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，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。我们看看唐人写经，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，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。自从有了印刷术，刻板、活字、石印、影印，乃至显微胶片，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。

物以稀为贵。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。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，经验的宝藏，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，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。价廉未必货色差，畅销未必内容好。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。宋太宗每天读《太平御览》等书二卷，漏一天则以后追补，他说“开卷有益，朕不以为劳也。”这是“开卷有益”一语之由来。《太平御览》采集群书 1600 余种，分为 55 门，历代典籍尽萃于是，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二卷，当然可以说是“开卷有益”。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，纵不说粗制滥造，至少是种类繁多，接触的方面甚广。我们读书要有抉择，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。

那么读什么书呢？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。



在学校里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，那是最幸运的事，他能适当地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。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。读书，永远不晚。晚，比永远不读强。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：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，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。这与行业无关。理工科的、财经界的、文法门的，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。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，史书也一样的重要。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，意义模糊的所谓“国学”亦不能履现代人之望。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。

黄山谷说“人不读书，则尘俗生其间，照镜则面目可憎，对人则语言无味。”细味其言，觉得似有道理。事实上，我们所看到的人，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。我曾思索，其中因果关系安在？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？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，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，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，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，境界既高，胸襟既广，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，无以名之，名之曰书卷气。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。反过来说，人不读书，则所为何事，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，困厄于名缰利锁，五烧六蔽，苦恼烦心，自然面目可憎，焉能语言有味？

当然，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。例如，艺术家

就另有一种修为。“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，三年不成。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，能移人情。乃与伯牙偕往，至蓬莱山，留伯牙宿，曰‘子居习之，吾将迎师。’刺船而去，旬时不返。伯牙延望无人，但闻海水汹涌崩拆之声，山林沍冥，群鸟悲号，怆然叹曰‘先生将移我情。’乃援琴而歌，曲成，成连刺船迎之面返。伯牙之琴，遂妙天下。”这一段记载，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，虽然神秘，不是不可理解的。禅宗教外别传。根本不立文字，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。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。以我们一般人而言，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。

书，本身就是情趣，可爱。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，立在架上，放在案头，摆在枕边，无往而不宜。好的版本尤其可喜。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。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，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。

四、培根谈读书

培根（1561—1626），英国哲学家与政治家。他的哲学思想充分反映在其著作《学术的进展》和《新工具》之中。



读书能给人乐趣、文雅和能力。人们独居或退隐的时候，最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；谈话的时候，最能表现出读书的文雅；判断和处理事务的时候，最能发挥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。那些有实际经验而没有学识的人，也许能够一一实行或判断某些事物的细枝末节，但对于事业的一般指导、筹划与处理，还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胜任。

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书便是迟滞，过分用学问自炫便是矫揉造作，而全凭学理判断一切，则是书呆子的癖好。学问能美化人性，经验又能充实学问。天生的植物需要人工修剪，人类的本性也需要学问诱导，而学问本身又必须以经验来规范，否则便太迂阔了。

机巧的人轻视学问，浅薄的人惊服学问，聪明的人却能利用学问。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曾把它的用途教给人，至于如何去应用它，那是在学问之外、超越学问之上、由观察而获得的一种聪明呢！

读书不是为了要辩驳，也不是要盲目信从，更不是去找寻谈话的资料，而是要去权衡和思考。有些书只需浅尝，有些书可以狼吞，有些书要细嚼慢咽，慢慢消化。也就是说，有的书只需选读，有的书只需浏览，有的书却必须全部精读。有些书不必去读原本，读读它们的节本就够了，但这仅限于内容不大重要的二流书籍；否则，删节过的书，往往就像蒸馏水一

样，淡而无味。

读书使人渊博，辩论使人机敏，写作使人精细。如果一个人很少写作，他就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；如果他很少辩论，就需要有急智；如果他很少读书，就需要很狡猾，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，假装知道。

历史使人聪明，诗歌使人富于想象，数学使人精确，自然哲学使人深刻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。总之，读书能陶冶个性。不仅如此，读书并且可以铲除一切心理上的障碍，正如适当的运动能够矫治身体上某些疾病一样。例如：滚球戏有益于肾脏；射箭有益于胸肺；散步有益于肠胃；骑马有益于头部等等。因此，假若一个人心神散乱，最好让他学习数学，因为在演算数学题目的时候，一定得全神贯注，如果注意力稍一分散，就必得再从头做起。假若一个人拙于辨别差异，就让他去请教那些演绎派的大师们，因为他们正是剖析毫发的人。假若一个人心灵迟钝，不能举一反三，最好让他去研究律师的案件。所以，每一种心理缺陷，都有一种特殊的补救良方。

011 >

五、叔本华谈读书

叔本华（1788—1860），德国哲学家，



主要著作为《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。他的思想不仅影响存在主义和其他哲学运动，还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。

(一)

愚昧无知如伴随着富豪巨贾，更加贬低了其人的身价。穷人忙于操作，无暇读书无暇思想，无知是不足为怪的。富人则不然，我们常见其中的无知者恣情纵欲，醉生梦死，类似禽兽。他们本可做极有价值的事情，可惜不能善用其财富和闲暇。

(二)

我们读书时，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，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，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。我们知道，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，会失去弹性，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，如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，也会失去其弹性。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，但若吃得过多，则反而伤胃乃至全身；我们的“精神食粮”如太多，也是无益而有害的。读书越多，留存在脑中的东西越少，两者适成反比，读书多，他的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、重重叠叠、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。读书而不加以思考，决不会有心得，即使稍有印象，也浅薄而不生根，大抵